

东 林 本 末

目 次

东林本末序	(5)
东林本末 (上)	(7)
门户始末	(7)
东林本末 (中)	(14)
东林本末 (下)	(21)
江陵夺情	(21)
三王并封	(22)
癸巳考察	(23)
会推阁员	(24)
辛亥京察上下	(25)
三案	(27)

东林本末序

（书共六卷，存陈其年维太史家）

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，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。夫小人欲空人国，必加之去朋党，于是东林之名最著，而受祸为独深；要亦何负于人国哉！东林争言真伪：其真者必不负国家，伪者反至负东林。此实何欤？盖起事至五六十年，相传多失其实；于是而有伪者，亦势使然也。今之所为东林者又一变，往时欲锢之林下者，今且下及草野。夫盛世岂有党锢之事？何论朝野，亦辨其真与伪而已矣。余于是条次其本末，以使观者有所考而感焉。

贵池吴应箕

东林本末（上）

门户始末（始自并封，至丁巳京察，未及熙庙也。）

尝观国家之败亡，未有不兴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；而小人之倾君子，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。汉有顾、厨、俊，及唐有清流、白马之祸，宋有新法、伪学，所号为党人流及之祸，中于君子，而国运随之以亡。兴言及此，真不知贾生之流涕尽而继之以血也！然党锢之祸，其流甚烈，而其源有渐：宋之党锢极于元符，而蔡襄四贤不肖之诗已为之端；昭代之党祸极于万历丁巳，而嘉隆诸政府已开其渐。故自张凤磐（名四维）以前，溯而上之，如张太岳（名居正）、高中元（名拱）、徐存济（名阶）、严介溪（名嵩）、夏桂洲（名言），其权专，其党同伐异，显行于好恶之间，而人莫之敢议。然其局专于攻击前人，故一相败露，而为其鹰犬，为其斥逐者，一转盼而升沉互异，是以君子不久锢林泉，小人不终据要津也。自申瑶泉（时行）以后，递而下之，如王荆石（锡爵）、张洪阳

（位）、赵澱阳（贞吉）、沈蛟门（一贯）、朱金门（赓），其术巧，其党同伐异，诡托于宫府之内，而人莫之能测。又其局专于汲引后人，故衣钵相传，而为其所庇护，所排击者，纵易地而用舍如前，是以君子竟同硕果，而小人终等延蔓也。

远不具论，试就万历间言之：当凤磐罢位，申、王当国，而许颖阳（名国）预焉，其朝议立，天潢序定，谁敢紊之？而申、王献媚，密主三王并封之说。众口争之，遂诋为党矣。后册立既定，工部主事某（张有德）请造太子仪仗，会逢圣怒，欲置之法，时申、王、许逼于公论，具疏救之。申、王又惧其忤上，遂密揭诿过于许，而不认前疏，自谓阴阳其事，神鬼莫知，不谓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议，而黄正宾以之发抄，众正纠之，又诋为党矣。

岁甲午，申、王既败，许亦致政，改赵澱阳、张淇阳当国，而沈蛟门预焉。一日，张以其私人干主铨，主铨者不听。会传旨考察铨部，四司尽罢职，众正薄之。已而辽阳有倭变，张、沈主战，赵与石星主和。和议矣，而主战者又私一总戎李如梅。会麻贵一日败倭十一阵，倭栖釜山，疲困之极，麻贵谓辽抚杨镐曰：“今日乘胜一攻，尽歼丑类矣。”时镐因如梅未到，鸣金收军，盖镐与如梅结盟，惧其不得预功耳。

诘朝，倭已结寨，如梅始到。镐欲攻之，麻贵不可，谓倭已有备，攻之必败。镐不听，引兵而进。倭用弩铳乘风迎战，镐与如梅、麻贵仅以身免，辽阳精锐尽丧于此。乃匿不以闻。独赞画兵部主事丁应泰疏其实于朝，参张淇阳、沈蛟门、杨镐等，于是淇阳与镐奉旨为民，灊阳死，而蛟门独留，其祸遂烈。乃考察丁应泰，坐以不谨，陷给事中徐观澜，几死，并诬害观澜亲家侍郎张养蒙，罢职。

已而枚卜沈龙江（名鲤）、朱金庭；朱为蛟门之私人，龙江乃圣心特眷者。于是申瑶泉贻书蛟门曰：“蓝面贼来矣，盾备之！”盖龙江居宗伯时，与瑶泉相忤，惧其衔己，欲与蛟门谋陷之；以龙江面青而黑，故谓之蓝面云。然龙江方正清操，无可齟齬。适徽商程守训等贿内，使以矿税动上，龙江揭阻之甚力，蛟门既欲联上意，又利税使馈遗。于是阉监四出，海内骚动，间有言者，而蛟门之鹰犬姚文蔚、陈治则、杨应文、钱梦皋等，承风顺旨，力为排挤矣。

其大犯公论者有二：一曰楚狱，盖自楚抚赵可怀先以家居，占人田宅，不容于乡，私奔长安，重赂蛟门，遂使可怀抚楚，嘱其曲护陈奉，到日，大失民心。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讐，楚王舆金钱进，且赂蛟门，诸藩恶其行贿也，逾江夺之。可怀遂坐以劫掠，

不俟题请，径加惨刑，诸藩执会典争之，而百姓恨其庇陈奉，乘机杀可怀。蛟门遂坐诸藩以大辟者七，系高墙者数十，杀戮太多，輿情遂共愤。

一曰妖书，夫妖书为越人赵士禎所刻，盖归美蛟门，有功东宫，诸人不为出力献媚耳！初无他异。蛟门乃以挑激圣怒，大索京都，一欲逼死沈龙江，盖以议税矿不合也。龙江曰：“妖书果自我造，我当死于西市，决不自经。”一欲逼死郭正域，盖正域发楚送蛟门礼事，遂令兵围其第宅，下家仆于狱，正域几不保首领。行至杨村，复以快兵守之，不得去，其夫人脱簪珥令小女贸薪米以给日用。后得总漕李三才排解，众正忿其太险毒，具疏参蛟门。丙午，李三才亦疏论一贯及鲤不和，有累圣政。蛟门遂密揭逮问李三才、沈鲤、郭正域。上惊曰：“如何为一阁臣，逮一同官、一侍郎、一督臣！一贯果病耶？”故批其告病疏云：“卿既病，着俟后命。”蛟门始去位矣，然惧龙江留，必为后患，乃阴贿司礼，使撼龙江，扯之同去。又恐三才入掌总宪，发彼妖书、楚狱之失，令姻娅邵辅忠参之以去。

在蛟门之忿消矣，而蛟门之党如钱梦皋等，向赖蛟门而留，一旦蛟门归，失其所庇，惟恐辛亥之察，大不利于群小，于是以东林为纲，以淮抚秦党为目，

结成一大纲，无人不推入其中。而察前先发以自保者，则有王绍徽、郑继芳、刘国缙、金明时，南中钱策、刘时俊若而人。察后谋翻者，则有秦聚奎、朱一桂、乔应甲、徐兆魁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张凤彩、彭维城、孙绍吉、陶子顾、马从龙、王三善，南京王万祚、曾陈易、周达、高节若而人。所赖主铨诸贤拼却一官，力结此局，而小人之忿愈逞，君子之身愈危。

迨考选一下，元凶刘廷元、李徵仪、潘汝楨等，或借衅于汤、韩（指宾尹及敬）而浙宣合；或乘机于荆（养乔）、熊（廷弼）而楚秦合；或排击于顾（宪成）、李（三才）而三吴合。假其诗教为戎首，倚方中涵为太山，诬以四凶，诋为五鬼，屏力斥去。大臣如孙丕扬、王图、孙玮、王象乾、吴达可、翁正春、张养蒙、孙慎行、吴桂芳、叶向高、崔景荣、徐宗濬、陈荐，次第逐矣。京堂如朱吾弼、胡忻、叶茂才、朱国桢、朱世桢、郭昌、朱延禧、南师仲、朱光祚、冯上知、欧阳东凤、吴正志、金士衡、吴炯等，次第逐矣。科臣如曹于忭、李瑾、张国儒、李成名、孙振基、张键、梅之焕、麻禧、段然、熊明遇、张笃敬、韩光佑，次第逐矣。台臣如孙居相、汤兆京、吴亮、彭端吾、李邦华、周起元、徐良彦、吕图南、陈一元、王时熙、马孟祯、刘若星、魏云中、张五典、

□吉人、刘兰、史学迁、荆养乔、史记事、钱春、潘之祥、宋槃、吴良辅、吴允中等，次第逐矣。部寺如孙鼎相、邹存谦、刘崇文、张凤翔、张养才、鲍应鳌、韩万象、贺烺、沈正中、李扑、涂一榛、常澄、庞时雍、刘宗周等，次第逐矣。

至丁巳、己未两察，私恶所加，不必循例，至有未任而悬坐以不谨如李炳恭者，有任不数月而妄诬以不谨如丁元荐、潘之祥者。禁锢考选六七年不下，复借名题差，阳为旋通，阴实斥逐，势孤而言不敢发，差出而发不敢尽，致有株守日久，贫病而死者，有弃之而去者。而现任台省，则一人常兼数差，俸近必升京堂，好官惟我做尽，国事听其日非，世界如此，宜虜酋一举而城堡社稷危矣！要皆起于蛟门、龙江邪正不合，成于蛟门私人畏辛亥京察清议难容，故其党必先发以倾正人，而身固其官；卒之主察者执持不阿，小人愈忿。又见南察抑正伸邪，而北察既竣，一二败群之夫，如许弘纲、涂懋衡，阳说阴施，侧身宵小。于是金壬之焰愈张，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，山林之下并不能安其身，而天下之大事去矣。诗云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岂不痛哉！

乃邪正之消长，政府其本，而京察则其候也。癸巳以孙铨为冢宰，温纯为总宪，赵南星为考功，止有

项应祥未归于正。然蓬生麻中，卒之黜陟称平。迨至乙巳，蛟门力庇私人钱梦皋等，所赖杨时乔时以内侍署尚书，总宪温纯、考功郎刘一琨、掌道吴达可持正不阿，虽吏垣侯庆远事后持之不坚，诸被察者邀旨留用，然而公论已稍伸矣。

辛亥京察：冢宰则孙丕扬，而署总宪则许弘纲也，考功郎王宗贤，吏垣曹于忭、汤兆京，虽众正任事而邪氛已煽，君子处强弩之末，小人当蜂起之初。至丁巳、己未，方中涵为政，郑继之、赵焕掌铨事，李鋹掌院事，赵士谔为考功郎，韩浚掌道事，徐绍吉为吏垣，而居间把持，一手握定者，惟刘廷元、李徵仪、元诗教而已。其于正人君子，若风扫残云，雨摧坏块，靡有孑遗焉。故癸巳尚矣。乙巳，则宋之熙宁、元丰也，邪正并立，而邪不胜正。辛亥，则元祐、绍圣之交，君子日退，小人日进，而行不胜邪矣。丁巳，则宋之元符，廷无君子之踪，而家蒙党锢之祸，徽、钦覆辄，恐不旋踵矣。

东林本末（中）

张江陵败后，诸不得志于江陵者悉被显擢，一时气节之士，锐然以荡灭余党为事。张蒲州（名四维）实左袒之，而茂苑申公（名时行）素为江陵所信爱，其党非众所指名者，申辄默为地以免。蒲州亦不久罢去，以故众议纷纷，将移师向申矣。诸君子中邹元标称首，其所建白，多禁切主上者，上既不堪，申因挤出之。又令人构赵用贤等，使自相攻，于是吴中行遂仇用贤，而江东之、李植亦内不相善，新进附和居台省者，辄以年例外迁，士气亦益衰矣。

初东仓王公（名锡爵）以营救吴、赵为江陵所忌，故诸君子共推毂，致大拜，计且藉以抗申、王。一旦反面与申合，诸所欲斥，申不自发，辄授意王，使讼言排之，诸君子皆愕然出意外，猝无以抗也。会丁亥内计，主计者希申旨，疏申所怒十九人，欲悉中之，铨曹无异议，独河南道御史王国意不可。申乃起其党马允登补河南道事，马故在国之前，遂掌道事。一日，诸御史并会堂上，允登书十九人姓名示同列

曰：“诸人亦可谓公论难容矣。”王国熟视，叱之曰：“诸人皆骨鯁无罪之臣，罪独失申相公意耳！青天白日，何出此魅语？”直前欲拳之。允登遂走，王国逐之，环其室庑一匝。于是允登与国悉外补，而十九人得不废。

迨申相国谢事，王东仓为政，诸人皆或进或退，终莫能遂其志愿。会王相国称病，文选郎中顾宪成乘间悉进诸人官，奏辄得可。时赵用贤为东仓计逐且死，吴中行亦久废不用，而沈思孝、江东之、李植、王士性辈则各奋起，彬彬列卿寺矣。思孝素善太宰孙丕扬，王国属思孝言于太宰，令推已巡抚，太宰未许也。国疑思孝不为言，怨之，构思孝于太宰，太宰颇疑思孝。一日，思孝等五人会于某勋臣家，思孝掌工部事，入内会计葺理费，以是后至。坐定，王国骤问曰：“吾诸兄弟同心，而公独屡进官，何也？”思孝曰：“吾向亦疑之，今日某内臣言我在大理鞠某事称上旨，上进阅恶人簿，除我名矣。”恶人簿者盖申王二相国去位时，疏不相善姓名，密白之上者也。王国怒曰：“汝背我等附新建得迁，乃以是欺我！”象唯唯，遂罢会。于是国典李植遂攻思孝，独江东之、王士性与思孝善如故也。

乙未秋外计，考功郎蒋时馨者，邹元标、沈思孝

等所卵翼者也，至是亦攻思孝，与国等合白太宰，相欲除丁此吕、沈叙等，以为贪顽比古之四凶。此吕与叙本趺驰士，此吕尤与思孝善，孝扬言于朝，欲救之。故事计典将行，主计者发单于台谏，人一纸，令各列所见闻，应察治者会议之。此吕单坐赃数万，然无主名，盖时馨与其党私造者也。时馨恐不胜思孝等，乃持此吕单白太宰奏之，此吕由是坐谪戍。然自公卿以下皆重其宿名，争出祖道。御史赵文炳因劾时馨赃罪，时馨亦遂罢职。时侍郎吕坤，张养蒙皆西人，有气势，为后进所向附，善太宰而仇疾思孝等，养蒙呼文炳恐吓之，文炳即具自首：“前劾时馨疏，乃江东之属草，令臣书奏者也。臣负陛下。”上不问，而思孝等则益孤。时会东之、植皆擢巡抚以出，王国与士性亦并推巡抚。王国首推，顾不得，士性得之，心不安，疏称病，以官让国。有旨调士性南京而切责之，国调外任。思孝独与其里人岳元声累数十疏攻吕坤等，及诸台谏，舌战良久，苦之。上积怒台谏多忘言，实不任事，次相张新建（名有）颇倚思孝，乃耸上敕部院尽疏台谏名上，上亲察之，逐数十人；思孝虽颇以为得意，然亦不安其位矣，遂与丕扬并谢去。思孝从此遂废，新建不久亦得罪去，自后好名喜事之徒，皆依倚西北，谓之正人君子。

沈归德为次相，温纯为总宪，身为标的，招集贤良，以引同类。而首相沈四明（名一贯）承王东仓、赵兰溪之后，布列私人在要地，共相与扼之。会楚人郭正域掌礼部，谓楚王非宗室裔，其疏宗方上奏讦，正域为之谋主，欲遂革正之；然王已立三十年，事远证不具，四明及诸卿台谏皆受王赂遗，莫肯从正域义者。无何妖书事起，四明乘上怒，欲陷归德（沈鲤）及正域，悉取其往来游客考系之。正域狼狈走归，几及于祸，独部郎于玉立左右之，亦被斥。玉立者名家子，少倜傥喜事，自前辈赵用贤即器之为忘年交，尝鞫宁夏事，因湔释罪抚魏学曾，奏得可。学曾西人也，以故玉立虽江南人，特为西北所钦信。是时顾宪成罢归久，于锡山创东林书院，招集士绅讲学其中。其学经生之所知者，绝无足听也，徒相与臧否人物，訾议国政，冀当国者闻而药之。玉立既参议其中，则往往致西北之同志者，令多方奏论之，以故附四明用者辄罢去。四明度不能留，遂计挈归德同去，而政授之朱山阴矣。

当四明在位时，内外计典已辄为部院所持，不能自主，及山阴（朱赆）益懦且老，不为众所惮。于是谋复召东仓，以中旨下之，而于东阿（慎行）、李晋江（廷机）、叶福清（向高）亦同日拜焉。晋江独在